

战斗风云录

罗 丹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战斗风云录

罗 丹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3年·沈阳

战斗风云录

罗 丹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2}$ ·8印张·2插页·177,000字·印数：1—35,000 1963年12月第1版
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392 定价(7)0.80元

紀念在偉大抗日民族解放

戰爭中英勇犧牲的戰友們

目 录

李炳龙.....	1
高志坚.....	12
向銀宝.....	27
高大伯.....	37
模範村长	45
于凤来.....	51
薛秀明.....	56
飞狐口.....	83
蕭营长	103
崔洛年	119
鎖鎖和貞姑（一）	131
鎖鎖和貞姑（二）	146
圓 圓	165
阮秀英	198
关于吉庆喜的一篇記載	238
后 記	252

李 炳 龙

我們冒險冲过寬闊的浪涛滾滾的沙河。多少人都被这百年不遇的險惡汹涌的洪水帶走了。病弱的老紅馬，在波浪里痛苦地掙扎着，浮沉了几次，最后，四个过河隊員把这个半死的牲口，硬拉到岸上来。我們疲乏极了，仿佛經历了长期的夜行軍，一点力气也沒有。然而，必須繼續走，因为我們的周围都是敌人了。老紅馬迈动着紳士式的慢步。其实，就是“走着”这一点，也已超乎它的力量了。垂头丧气，下肚皮松弛得全是皺折，痛苦地顫抖着。七月傍晚的蚊群叮着它，紅馬只是无力地搖着耳朵。道路多石难走，馬掌全都掉了。馬蹄落到地上的每一步，都可怕地抖动着。飼養員李炳龙难过到极点了。

李炳龙的性格和馴良的老紅馬可不一样。然而，他勤勉，坦直精明，有經驗，却使我很尊敬他，他那羊角风症，也使我很关心他的健康。平常，他总是很有礼貌，老是带着那么絕對服从的神气。然而，当他的紅馬被損害的时候，他就变得暴躁而固执了。他爱自己的馬，在“馬”的問題上面，他永远是站在“馬”的那一方面的。欺負馬就是欺負他，这是李炳龙的鉄的信条。他原是一个重机关枪手，在英勇作战中受过三次伤，領到乙等殘疾証，并且是飼養員中唯一到过北平的人。有时他夸耀道：“嗨！鬼子

打走后，你們也要到那大地方去見見世面的，电灯多得好比滿天星。”李炳龙把馬看成革命財產，愛自己的紅馬，就象从前愛自己的机关枪一样。別人要叫“紅馬”才好，假如叫“老紅馬”呢，他就生气了，小眼珠一翻：“呸！还不到十八岁口哩。”李炳龙挺討厭加在“紅馬”上面的那个“老”字，他常从人对于馬的称呼来判断对方是善意或是恶意的。現在，李炳龙托起馬尾擦着手掌，弯下腰从馬屁股下面去看着馬四蹄。他皺紧眉头，馬是艰难地移动着的。的确，象这样的走法，一个钟头至多走三四里地，比重伤兵担架还要慢了。紅馬的受罪，使李炳龙更忧虑起来。李炳龙是有战争經驗的，知道我們的行軍計劃正确，但由于愛馬，他实在不愿意再走了。他又說：“一定要赶到郎家庄嗎？”他那小灰眼睛定定地盯住我。我又再一次說道：

“老李，敌情很严重，这一带地方不能停下，一定要往前赶。”

李炳龙喃喃地說：“馬要走死了！……”然后，再也不看我，抽出烟斗，装上阜平烟叶，側着头默默吸起来。在这严重关头，李炳龙不仅是馬的保护者，也是馬的唯一的代言人。他与紅馬之間，有着完全的共同意志。他傻想着：“要是紅馬会发表意見，那咱們就有了办法了。”他的“咱們”就是他和馬。“該死。牲口就是牲口……”

但是，不管馬的情况怎样，我們是一定要赶到郎家庄去寻部队的。敌人正开始大規模的“扫蕩”，三面都是敌人，許多交通綫都被切断了。在平常，李炳龙总是紧张，多顾虑，老练，有点步兵班长的气味。現在，他那眼睛就沒离开过他那該死的馬。

他默默地走着，一面用旧白布擦着馬肚皮下的湿水。馬实在病得严重，汗水还象泉水似的涌着，一直流到蹄子上。他由于委

屈吧，喃喃地埋怨道：“不当饲养員了。批評就批評吧。不是为着革命，我李炳龙还干这行？有什么好处！”

这实在是一匹平庸无奇的軍馬，但李炳龙却能够算到“第七点”优点来。他常常叫紅馬做“同志”，甚至于叫“皇后娘娘”。他认为把自己的馬弄得四不象是耻辱。在沒有战斗的日子里，在晴明的午后，李炳龙总是照着騎兵的养馬法，把紅馬牵到村外，拴在杏树下。他自己呢，也就躺在紅馬旁边的杏树蔭影下打起盹来了；或者，坐在馬屁股后头，把馬尾分成三股，用藍紅絨绳編成象大姑娘的辮子似的。他在伙伴面前夸耀道：

“我敢說，教导員的花斑馬也沒有它美。”

“看辮子！独一无二！”

或者，在晚間，当大伙儿遛馬的时候，李炳龙追赶着偷到紅馬面前的公馬，吆喝道：

“你配得上？老子捶你。滾！”

伙伴們笑紅馬是他的亲娘，李炳龙就滿意地瞟了自己的爱馬一眼，然后高声大笑道：

“拜三拜吧，給你做干媽。”

他那长脸上的灰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縫。接着，就走到紅馬的脖頸跟前，低語着什么。

我們穿过了一个村庄，在村头一株大树下休息下来了。李炳龙匆匆地轉回到村街上去，但又匆匆地轉回来。他想让紅馬空身走路，找毛驢子来馱行李的計劃破产了，因为老乡們的牲口都坚壁了。他噉咕着：

“連条狗也沒有了。”

紅馬让馬袋沉重地压着，滾在地下，李炳龙在它旁边蹲下

去。但突然他从馬鞍角上，取下一个挂包扔到路边去，嚷道：

“湿水貨，你是老子的独生子也不成！”

这是小鬼苗玉杰的挂包，是刚才过河时放上去的。“湿水貨”是打不响的手榴弹的意思。小苗从树背后跑出来，拾起挂包：

“是你帮我放上去的呀。”

“馬少了你的債！”

在盛怒之下，李炳龙蛮不讲理，把小鬼的毯子也拖下来扔到路上。其实毯子也是李炳龙在过河时向小苗要来放到馬背上去的。接着，他松开了馬袋的绳結，拖出日本軍毯和文件包来，挂在自己的肩膀上。馬背因負担減輕而轻松地聳动着。他拍着馬耳朵，赶它起来，低語道：

“咳！帶病行軍吧，走。”

其实李炳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并且他和苗玉杰两个是一对好伙伴。有时，当我批評苗玉杰的时候，他总是替小鬼辯护，或者在我面前減輕小鬼的过错。在平安的行軍中，他有时也让走不动的小鬼騎二里地，“上馬！老子还没有你这样享福。”他端着玉杰的小屁股推到馬鞍上去，自己就揮着鞭子跟在馬后面吆喝起来。而現在，对于馬的焦虑，在李炳龙心上，是压倒一切的事，他什么都顾不得了。

无声的夜色从山岭四面降落下来，村庄和小树林凝成沉沉的黑影了。无人的道路上，也就显得更加荒凉起来。“到平陽鎮了。”李炳龙輕輕喊着，好象路已經走完了似的把前馬肚帶也松了下来。他是几乎帶着恳求的口气：

“还走？不看馬也看我李炳龙面上吧。”

他已經停下来了，弯了腰身摸着馬肚皮，好象要知道肚里的

小馬仔也是不是在流汗似的。到郎家庄还有四十里地，人和馬都实在是非常疲乏了。問过了老乡关于当地的情况之后，我們商討的結果，决定进平阳鎮让馬歇一歇，上草料，釘好馬掌，做飯吃，下半夜等月亮上来再赶路。李炳龙高兴了，从鞍上取下繮绳挽到胳膊上，牵着紅馬先走到前头去，他的高瘦的身材就隐沒在逐漸浓密起来的夜色中。

平阳鎮也同样冷落。沒有部队，也沒有敌人，很多老乡都上了山了，这是战斗就要在这里发生的征兆。我到得晚，李炳龙已經在村旁楊树道上遛馬。紅馬显得十分衰弱，默默地垂下头跟着它的伙伴走。

他告訴我：馬一点草也不吃，从耳朵到蹄子全是汗。村长也到山里藏粮食去了。虽然找到了草料；但他却跟一个留在村里的老妇人爭論起来，李炳龙认为全村人都應該象他一样关心紅馬的灾难。他担心地說：

“肚里的小馬仔也受罪。”

我只点点头，心里却正想着目前的敌情。李炳龙誤会了：

“你象巴不得馬死！”

“比死馬还糟。这不是人騎馬，是馬騎人了。”我随便地說。

他沉默了，只是来回地哄着馬走。然而，紅馬已經完全不愿意再走了，搖晃着想倒下来。他让馬站住，并且溫柔地輕輕撫摩着馬脖頸，說道：

“我的烟斗沒烟叶了，給我支烟抽吧。”

我給他一盒烟，他倚着馬身抽起烟来。李炳龙每月除了津貼之外，打草鞋、割草还能卖不少的錢。这些錢，除了他抽烟之

外，就全都消費在馬身上了。他有这样一种脾气，喜欢用自己的錢来打扮紅馬。有一次，我发觉紅馬孤独地被拴在一棵杏树下，它的伙伴是很少离开它的。中午，李炳龙从市集上回来了，帶着一条嶄新的馬后鞵，他領我到杏树下，指着紅馬的后背說：

“后鞵坏了，肉都擦出来了，你看这两条紅痕，就象鞭子抽的一样。”

我問他花了多少錢，拿出錢来归还他。他說：

“我就是要用自己的錢来买，我愿意这样。”

为了紅馬，他还犯过錯誤。有一次，在行軍之前，我去检查馬匹，发现鞍子底下的白布垫子，换成全新的了。我問他哪里来的布，他眯着的小眼睛，滿不在乎地說：

“这是公家发給的布，做被里子的。”

我又去检查他的鋪盖。他那被里子已經很破烂了。他把露出棉花的地方，用一小角一小角的白布，象膏药似的釘补起来，而把发来的六尺白布，用四尺去做了白垫子。他是錯誤的：第一，旧的馬垫子至少还能用半年；第二，他不應該把公家发給他做被里子的布，去做垫子，因为公家很困难；第三，他的被子是非换一幅里子不成了。我批評他。可是他固执地說道：

“沒有被子我还有棉大衣，还能冻死？”接着，他只是两手叉在胸前，倚着門板，嘴角上叼着烟斗，一副穩坐釣魚船的頑固神气。然而，他那为着馬而不顾自己的利益的牺牲精神，也确实使我感动，当时我又給了他几尺白布去換被里子，并且說道：

“馬是革命的財產，你爱护它，正是革命軍人的高貴品质，可是，你是殘废，身体很不好，又有羊角风病，光有棉大衣沒有被子怎么行呢！”

現在，到平陽鎮便歇下來了，暫時不用再趕四十里去郎家庄了，他認為這是自己為紅馬爭取得來的珍貴的時間，所以他非常高興，一面開始喂馬，一面又以他那慣有的“步兵班長”的神氣，從苗玉杰後面高聲叫道：

“小苗，一有情況，就出東村山口上山。不要解綁帶睡覺……”

我向上山藏糧食回來的村長及基干自衛隊隊長了解了敵情，並知道明天就有部隊來，所以，決定就在平陽鎮宿營了。

半夜，靜極了。小苗熟睡着。我翻身起來，李炳龍的床位空着。我輕輕地走到老鄉的馬廄間里去。李炳龍在鋪着干草的地上跪着，腰身向前彎曲下去，依然背着他那馬槍。紅馬躺在他的膝邊。他常常伸張開自己的長胳膊，仿佛要把老馬抱到懷里去似的。他沒有向旁邊看一眼。我想，他的全部思想，都集中在他那老紅馬身上了。李炳龍從身旁一個竹簍里，抓起炒熱的糠，一把一把地擦着馬的周身、馬脖子和馬腿，使暗紅色的馬背轉成褐灰色了。有時，他站起來俯身下去，和馬一樣艱難地喘息着，把這龐大的動物的身軀朝天翻過來。他嚙嚙着，卷起了掉落下來的手筒，兩腳在馬身上跨開，在鬆弛地拉下來的手肚皮上，用熱糠輕輕擦着，好象在洗一隻要破的氣球。他還常常用巴掌心慎重地撫摩着肚皮最隆起的部分，用手指彈着，發出不清楚的低語，大概是說：“小馬仔活不成了。”紅馬連尾巴也沒有擺動一下，軀體僵硬得象笨重的礪石，只是從蹄子的輕微的抖動上，使人看出它還是一匹有生命的動物。一會，馬又被翻轉身來，他象先前一樣跪着，繼續耐心地擦起馬背來了。新起的月色，從破窗格子間透進來，照到他那嚴肅的臉上，泛出一種奇異的顏色。他常常兩手

垂下来，眼睛凝視着馬背，在月光下沉默着。他显然是劳作得很久了，他那破灰軍帽歪戴到后脑勺上，紫色的高而窄的前額間，涌着汗珠。热糠把他那疲倦的脸，熏成暗黑色的了。李炳龙跪着，馬枪口擦着他那軍帽的后边沿。夜沉沉的，靜极了，李炳龙沒有睡过，打着双十字的背包，攔在他跪着的膝旁，就这样跟馬在一起，在荒凉的村落里，度过这漫漫的七月的夜。

在天黑之后，我曾去看了馬几次。当时，馬在楊树道旁的草地上躺了很久。汗水干了，但一根草也不吃。周身冰冷。李炳龙守在它旁边。現在他告訴我，他在老百姓家里买到两升糠，炒热了，擦擦它。他有把握地說：“只要擦出汗来就好了。”这是一种民間治疗法，我虽然怀疑它的效果，但由于李炳龙的热情、信心，再加上他的劳苦，我也就完全支持他。一会，他說：

“来，你把窗台上的蜡烛点着。”

我照办了，变成了他的助手。紅馬的“上火”更严重了。右眼完全閉了起来，左眼紅肿流泪。李炳龙跪到馬头前，叫我擎着蜡烛，然后，他从軍衣下摸出一根細針，翻起馬眼皮来。这一下，我几乎叫了起来：

“你干什么呀……刺它？”

“刺它。流些毒血，火就下去了。”

我揪住他的右手，制止他，劝他天亮了到郎家庄去灌药。他生气地叫道：

“过不了今夜就要瞎了！这比刺我自己的眼睛还难受。”

李炳龙的脸，几乎碰到馬脸上了。他的脸对着馬脸，眼睛对着馬眼睛，象一个兽医似的工作着。而馬呢，却好象灌过了麻醉剂，只是那被翻起来的眼皮，可怕地抽搐着。血从那紫色的薄膜

上，帶着粘液流到馬面頰上。之後，我們就放倒馬頭，李炳龍用食指摸着合起來的馬眼皮，掏出自己的手巾，擦干馬臉上的血。接着，又繼續地用熱糠擦起馬背來，全屋都充滿着焙焦了的糠末的氣味。

村街上一點聲息也沒有，月亮掛在天邊，是平靜的夜。李炳龍看着冷清的院落，憂傷地說道：

“明天要人抬馬了。”

雖然李炳龍與紅馬打交道只有八個月的歷史，但他卻為紅馬損害了健康。他是一個勤勤懇懇的模範飼養員。我們住在東溝的時候，正是陰雨連綿的六月，洪水淹沒了田野、村莊，交通斷絕了，每天一匹馬只發三斤干草。老弱的馬死了，就是最強的驢子都餓倒了，這時，李炳龍每天拿着鐮刀爬到山上去割草。傍晚，他冒雨背着大捆的草回來，全身濕淋淋的，象個落水雞似的。有一天，在山上，他那羊角風症突然發作了，當我趕到的時候，他倒在山凹里，翻着白眼，嘴角流着唾沫，象一個暴死的人。急流的山水，沖走了他的軍帽。被水帶下來的幾根荊棘，塞在他的脖子底下，臉被刮破了。他那右手，還握着鐮刀。在他旁邊，一棵小松樹下，一大束割下來的濕草，包在我給他穿的日本雨衣里面……

清晨。寂靜的村街上有騎兵的緩步的馬蹄聲了，從郎家莊開到了一營人。夜間的醫療沒有效果。李炳龍向我要了“條子”，跑到營部衛生隊去請兽医。病紅馬還是老樣子躺着，一粒黑豆也不吃。這顯然不是用簡單的疲倦或“上火”可以解釋的了。我幫着李炳龍灌了藥。他高興了：“明早就可以上路。”“紅馬‘同志’，你還可以為革命出力呀。真是天有眼。”他開始釘起馬掌。

来。在他眼前又浮现了一个最生动的镜头：

在阳光照耀着的大道上，没有战斗，红马缓缓地走着，他离马头不远，哼着京腔。突然，他翻过身来，高举两手，象个魔术师似的大声喝道：

“五百米远！红马‘同志’。预备——跑！”李炳龙迅速地转过身去跑起来；他那红马“同志”也就飘着鬃毛，跟在他后面扬起四蹄了。这个带着残疾的机关枪手，喘着气，用正规的战士的步伐跑着。他忽然降低了速度。末了，他猛地转过身，揪住了红马“同志”的耳朵，右手举到帽边，客气地寒暄道：

“追击完毕。‘同志’，辛苦了，稍息！”

李炳龙回忆着这行军中最得意的游戏。如许多饲养员在快乐时候所有的放任态度一样，中饭时，他喝起白干来。

可是，黄昏后马死了！死得很安静。只是在死前，后蹄子痉挛得很厉害，喉腔沉重地响着。最后，那用蓝红绒绳编织起的辮子尾巴，摆拂几下就完了。李炳龙象受到雷击似的，双手颤抖。但是他仿佛还不相信马是死了，抱住马脖颈，掀开复在马前额上的鬃毛，不管那宽大的额头开始变凉变硬，鼻子象漏了气的皮球，塌了下去，他依然将脸紧挨着马脸，死瞧着那翻开了的马右眼，仿佛要从那凝滞的白眼珠子里面寻求到自己的希望。马腿的抽搐慢慢迟缓下去了，他摸着它，厚嘴唇几乎碰到那新钉上马掌的后蹄子上。就是这最后的微弱的抽动，这唯一残留着红马的生命气息的部分，也引起了他的希望和幻想。然而，红马终于死了，的确是死了！当然小马仔也完了。当李炳龙确定这是“真实”的瞬间，便痛苦地扑到那冰冷的膨胀的马肚皮上，呜咽了起来。

他的悲痛使我想起一件事：当李炳龙还是机关枪手的时候，在一次反奇袭的战斗中，他曾用自己的怒吼的机关枪，扫死了很多敌人的骑兵。当那些肥壮的大洋马纷纷仆倒，四脚朝天 的时候，他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。在李炳龙心里，马也有“敌人”和“同志”之分的。我担心他那伤口和羊角风症，计划再弄一匹新马来做他的伙伴。玉杰蹲在死马近旁安慰他。我说：“老李，不要哭了。”他知道这匹红马从前是我们营长骑的，曾经参加过很多的战斗。所以，他低声地说：

“红马比我李炳龙有功劳。”

高 志 坚

早晨，我又在外边散步了。村落是平静的，花斑馬和灰驢子都拴在梨树丛里，老牛捏紧大木梳梳着花斑馬的鬃毛。在射击場旁边的楊树道上，小鬼高志坚騎在沒有鞍子的空馬背上跑着，脑袋弯到馬頸上，左手伸到后面揮着。我皺眉头了，他总要在刚喂飽的时候去騎它，于是我喊道：

“下来！”

高志坚跳下来，把黑馬拴在花斑馬旁边，朝老牛睨了一眼，忸怩地站在我面前：

“末尾一回，咱再不騎飽馬了。”

但他心里却在跟我盘算：“哼，不要呼三喝四，除非你老跟着馬屁股。”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于是，我說道：

“你是很爱护枪的，可是馬匹也要很好地爱护，就象爱护枪一样。馬喂飽的时候，先好好遛遛再騎吧。”

“咱保险把馬侍候好，再不糟蹋它了。”

这被人叫做調皮驢子的高志坚，說得很誠懇。然而，他仍然狡黠地睨着他那金魚似的圓眼睛，窺探着我，他的左手藏到背后，用指尖掐灭半截烟卷，丢到草地上。老牛幽默地向我搖了搖頭。一背着我，調皮驢子就尽情地抽烟了。